



北京城市服务广播
Beijing Public Service Radio

2011
年版

紫禁城游话北京

李革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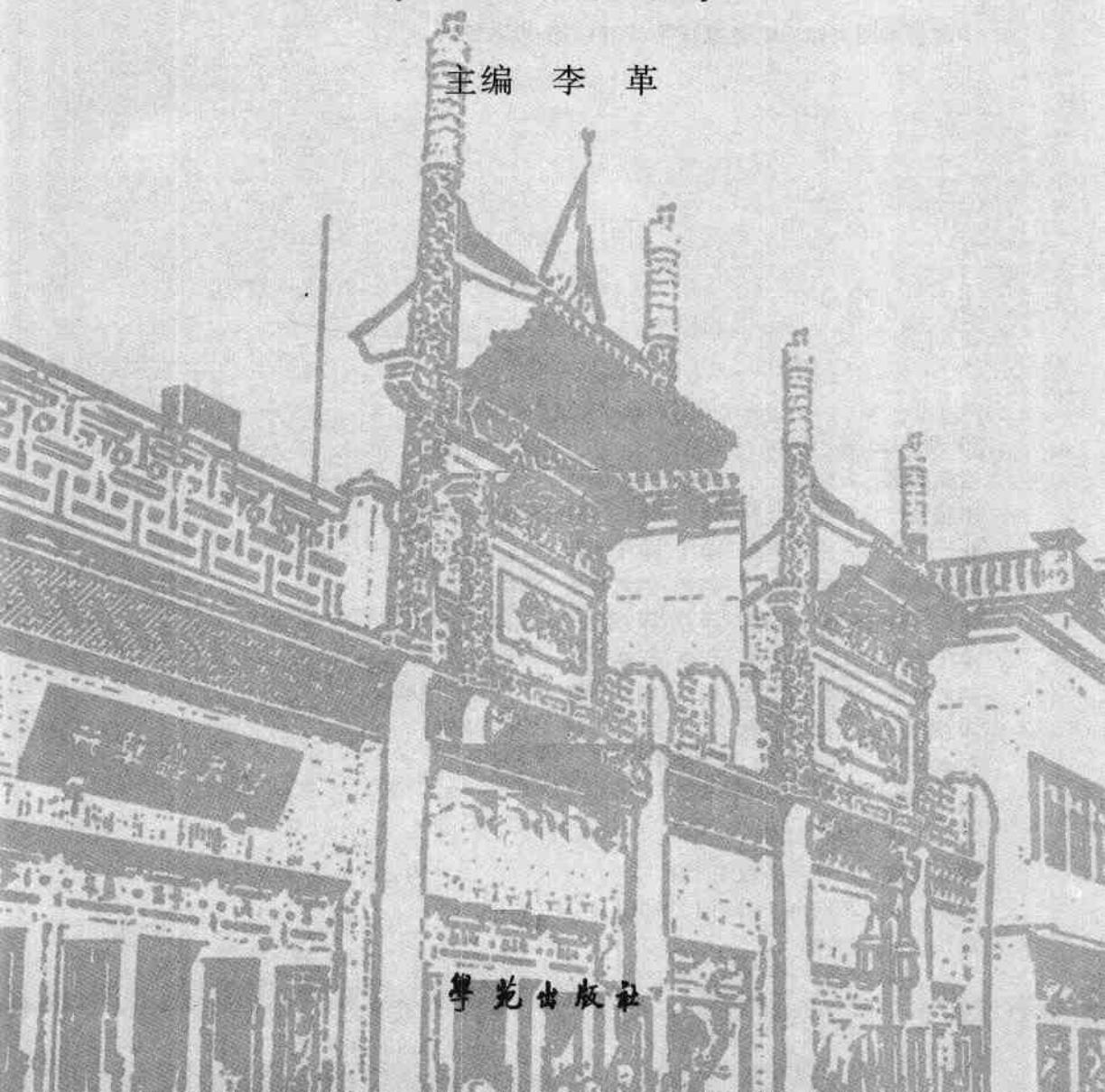
品味北京

尊苑出版社

茶余饭后话北京

(2011年版)

主编 李革



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余饭后话北京：2011年版 / 李革主编. --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5077 - 3731 - 8

I. ①茶… II. ①李… III. ①北京市 - 概況
IV. ①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435 号

出版人：孟 白

责任编辑：方晓喆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 - 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720 × 1020 1/16 开本

印 张：18.75

字 数：278 千字

版 次：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前　　言

过去的五年是首都“十一五”规划圆满实施的五年,《茶余饭后话北京》栏目自“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06年伊始,就尝试将上一年播出的节目精选,编辑成书。首版《茶余饭后话北京》图书取得效果后,遂成惯例,至2010年初,已连续出版五册,不但扩大了广播的受众范围,宣传了传统的京味文化,也为建设人文北京作出了贡献,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本着新的五年规划推出的新书,要以新面貌面对广大听众和读者,《茶余饭后话北京》(2011年版),从收集书稿伊始,就向编撰一本有别以往、面貌全新的京味图书而努力。

鉴于原出版社重组,本书此次邀请学苑出版社承担从责编、美编到出版、发行的全方位工作。该出版社富有出版京味图书的丰富经验,他们从封面、版式、装帧等诸多方面对本书作了重新设计、改进和包装,使之达到既风格清新、版面质朴,又突出古色古香、京味十足的效果。

为了实现内容新,本书推出的18位作者中,有4位新人是首次为本书撰稿,新人新作自是新内容。韩增禄的“易学解读北京建筑”学问渊深,视角独特;左亭的“中国地铁起源”、李松龄的“叙说皇史宬”、李润波的“百年旧报重读”等,因其术业专攻,风格迥异,故而不仅为本书提供了新内容,还增添了新特色。值得推崇的是:以档案和报刊资料为据,力避传闻戏说,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老作者也有新作问世,以提供“古狮”、“古桥”等系列见长的梁欣立,为本书撰写了“长城六则”,文章短小精悍,除依托相关史料外,所记内容、



所拍照片均为作者个人翻山越岭实地勘察而得,不但是珍贵的京郊人文史地资料,还成为读者实用的导游指南。杨玉昆的“圆明园八则”,不但在播出时间和内容上,很好地配合了圆明园罹劫 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还在条分缕析有关档案史料后,从各个方面分门别类概要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圆明园历史。崔普权、孙仲谋、翟鸿起、王铭珍、方彪等,则一如既往,继续用十足的京味语言,津津乐道地叙述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文如其人,绝对是标准的“老北京”。而在年轻人祁建的笔下,北京的胡同更像一篇散文,不断抒发着作者的感慨。闪世昌在本书中,又介绍了北京几所名校的今昔,定会吸引更多家长和学生的眼球。此外,对清皇族如数家珍的冯其利、对北京园林花卉烂熟于心的徐志长、对曲艺颇有研究还能给您唱上几口的马岐,也都有新作奉献。至于高巍、常华无需多说,他们早就是本书不可或缺的撰稿人。

面对上述繁杂而丰富的内容,如何编排就成为本书的关键。搞不好,阅读中就会给人以杂乱无章、跳跃无序的感觉。为了实现纲目的有序和新颖,本书在编排上作了一些探索。就是:对收入书中的 88 篇文稿,首先从标题上逐一推敲,统一规范为七言标题。再根据文稿的内容,相应归并到六个章节中。最终连缀成一首《浣溪沙》词:

风流人物千秋照,琴曲书画皆雅好,百业兴旺谁创造。

往事回眸靠史料,街巷形制有奥妙,古建辉煌竞争俏。

由这首《浣溪沙》词构成的六章,配以清一色的七言标题,犹似章回小说,使本书在浓重的京味上又添绵长的古韵。

相信在新的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新的建制——北京广播电视台和新的领导班子关怀指导下,由新的出版社——学苑出版社承接出版,诸多新老作者加盟撰写的《茶余饭后话北京》(2011 年版),将以新的面貌,赢得广大听众和读者的认同。

编 者

2011 年 1 月



目 录

第一章 风流人物千秋照

京味作家韩少华	常 华	1
京西名士李雅轩	常 华	5
篆刻大家魏长青	常 华	9
一代奇才郭风惠	常 华	13
“影教”之父孙明经	常 华	17
航空“祖宗”秦国镛	常 华	21
刻筵圣手范节庵	崔普权	25
“中国通”福开森	崔普权	28
邮票大师孙传哲	崔普权	30
清末神童江希张	李润波	34
韵古斋主韩少慈	李润波	38
军歌作曲郑律成	杨玉昆	42
多才多艺钟毓秀	杨玉昆	46
谈笑风生侯宝林	祁 建	50

目
录

第二章 琴曲书画皆雅好

方寸之地集邮乐	崔普权	54
大圣遗音奏春雷	崔普权	57
善心恻隐养狸奴	崔普权	59
售书店员成专家	崔普权	63



书画伪作面面观	崔普权	66
旧京文人词琴社	崔普权	70
相声大师演电影	马 岐	74
华北三艳人称道	马 岐	77
西河大鼓加伴奏	马 岐	79
鼓王更需好乐师	马 岐	82
白派大鼓重琴师	马 岐	85
晨钟暮鼓话掸瓶	孙仲谋	87
春花秋月说古琴	孙仲谋	90
平步青云道佛像	孙仲谋	93
一赞三叹“元青花”	孙仲谋	96
学问渊深紫砂壶	孙仲谋	99
谜社谜人与谜作	翟鸿起	103

第三章 百业兴旺谁创造

中国地铁话京城	左 亭	109
伟人决策定方案	左 亭	112
隆重开工不声张	左 亭	115
二十华诞献厚礼	左 亭	118
最是操心忆总理	左 亭	121
难忘小平寄厚望	左 亭	124
漫话首师大附中	闪世昌	127
回忆三十五中学	闪世昌	130
珠联璧合说八中	闪世昌	134
天汇广庆两茶轩	方 麻	138
柳泉虾米二食居	方 麻	142
世事沧桑话拍卖	崔普权	146
街头叫卖“买花咧!”	翟鸿起	148



第四章 往事回眸靠史料

四朝皇族与八旗	冯其利	151
皇族分布和旗分	冯其利	154
果亲王府有故事	冯其利	158
太祖七子阿巴泰	冯其利	161
子孙满堂话善耆	冯其利	164
索尼下葬索家坟	冯其利	166
石廷柱与石佛营	冯其利	169
首善书院历史久	方彪	171
重读《正宗爱国报》	李润波	174
图文并茂白话报	李润波	178
旧京风俗老画报	李润波	181
清末北京阅报社	李润波	183
九月重阳话菊花	徐志长	187
漫话天坛古柏林	徐志长	191

第五章 街巷形制有奥妙

天材地利说选址	韩增禄	194	目 录
易学方位谈格局	韩增禄	199	
易学象数与建筑	韩增禄	206	
空间艺术四合院	高巍	214	
山间民居爨底下	高巍	217	
白米斜街张之洞	高巍	220	
五道营与金受申	祁建	224	
前世今生永定路	祁建	227	
国会议场忆往昔	祁建	230	
竹园怀旧故事多	祁建	233	



今昔北京金融街	王铭珍	236
护国寺街话小吃	王铭珍	240
三庙会聚一条街	王铭珍	244

第六章 古建辉煌竞争俏

长城六则之一——长城会聚“北京结”	梁欣立	248
长城六则之二——长坳城堡遥桥峪	梁欣立	250
长城六则之三——四座楼山西敌楼	梁欣立	252
长城六则之四——神秘城堡神堂峪	梁欣立	254
长城六则之五——撞道口和鹞子峪	梁欣立	256
长城六则之六——长城防线沿河城	梁欣立	258
皇史宬三则之一——嘉靖亲题皇史宬	李松龄	260
皇史宬三则之二——石室金匮皇史宬	李松龄	263
皇史宬三则之三——独一无二皇史宬	李松龄	266
圆明园八则之一——康熙命名圆明园	杨玉昆	269
圆明园八则之二——雍正主政圆明园	杨玉昆	271
圆明园八则之三——乾隆大兴圆明园	杨玉昆	273
圆明园八则之四——英法火烧圆明园	杨玉昆	275
圆明园八则之五——同光重修圆明园	杨玉昆	277
圆明园八则之六——再遭劫难圆明园	杨玉昆	280
圆明园八则之七——教育基地圆明园	杨玉昆	283
圆明园八则之八——保护遗址圆明园	杨玉昆	286
后记		289

第一章

风流人物千秋照

京味作家韩少华

□ 常 华

京味小说八大家(老舍、汪曾祺、刘绍棠、邓友梅、韩少华、陈建功、浩然、苏叔阳)之一、当代散文家韩少华先生,当年在北京二中任教时,就为许多文学青年所折服。

一、文学青年的良师

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北京四十七中学上高中。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成立了兴趣小组,办墙报,出油印刊物《环谷园语文学习》。那时,我就知道北京二中有位语文老师韩少华,大家都看过他的文章,想请他来校给同学们讲讲写作课。正好,我校一位老师和韩老师是同学,很快就请来了韩老师。

当年韩老师30岁上下,身穿洗得发白的中式蓝色布衣,清秀精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裤腿膝盖上有块方方正正的补丁。那天,大课堂里鸦雀无声,近百名同学在聆听韩老师讲课,也有本校的老师在后面旁听。韩老师讲得深刻而又风趣,浅显易懂而又发人深省,大课堂里不时爆发一阵阵笑声。笔者至今记得,韩老师在讲述“不要偏科,要全面发展”时,对有些





同学总认为“我的作文好，今后只要把语文学好，别的科无关紧要，将来毕业后就当专职作家”，连说了两遍“要不得”。他一再强调“中学时期要打好基础，全面发展。当专职作家毕竟是很少的人能做到的，我现在不也一直是中学教员吗？”从此，韩老师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韩先生无论创作旺季还是患病后，都热心扶植文学后人。1991年他赴外地为文学青年讲课途中病倒，后用左手逐渐恢复写作，2010年1月还发表了散文《我和袁鹰先生》。

二、祖居西砖胡同

韩先生在北京生活的76年中，住过很多地方，西砖胡同、戏楼二巷、地坛北里、新源里、四块玉，这些地方有的还能找到老屋，有的已随城市建设换了新颜。韩先生比较早的老屋在菜市口附近的西砖胡同，老门牌13号，斜对着法源寺后街。如今这里已是大杂院了。西砖胡同相传有塔而得名，乾隆时，分前、后砖儿胡同，清末统一为西砖胡同，沿用至今。他回忆：



韩少华在西砖胡同家

我家西砖胡同是个坐东朝西的四合院儿，可显得喜兴。瞧，我的业师郭杰先生来啦，父亲的朋友曹立三先生也来啦。客人中还有魁五哥，早听娘说，姓魁的可并不多。父亲就在垂花门外迎接他们，我也侍立着。娘呢，也正在这五间屋檐下候着，彼此自寒暄一回。

三、从西石槽到新源里

20世纪60年代，韩先生迁居东城区的西石槽胡同，时逢“文革”。好长时间之后，他才提到自己“文革”中受到的冲击：“……他们握着匕首，逼

到我胸前，问反不反党。我说不反的。又在我脖子上挂了七块砖头……”

十年浩劫中，韩先生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诸多磨难，那些批斗他的人，有他当年喜爱的学生。重回讲坛之后，他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那些为他制造过太多痛苦的人。有人不解，他代为解释：“那时他们年轻，还是个孩子啊！……”

20世纪80年代初，韩先生搬进了和平里的三居室，80年末，又搬到新源里。这时韩先生已偏瘫，他带病接待了文学青年。看到当年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韩老师病成这样，大家都心痛欲碎；而看到他仍然用左手坚持写作，又从心底佩服他坚强的意志……

四、最后的居所东四块玉

韩先生辞世前，住在天坛东侧的东四块玉南街，他曾撰文：“所谓‘四块玉’，指的其实是东四块玉和西四块玉。我住的东四块玉胡同，至少清朝时就有，后边还要加上‘儿’化呢。说来也不怪。当初我姥姥就住在这东四块玉儿里，只是门牌号记不住了。”这里是韩先生的最后居所。

四块玉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从红桥市场开始，一直往南延伸到现在的天坛东路。建红桥市场时，占了它的一块地。现在找四块玉，都跑在体育馆路的南边了。“四块玉”名字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明代修天坛以后，在这儿剩下了四块玉料，再以后用于盖中山公园里那座牌坊了；另一说是这里曾有一口井，井沿由四块汉白玉围成。传说是美好的，但当不得真，上述两解都经不起推敲。

五、杭州讲学时病倒

1991年，时年58岁的韩先生在杭州讲学时突然中风，经紧急抢救，命保住了，但右手、右腿却不听使唤了，失语和心智的恍惚也牵延数月之久。他不得不放下手中挚爱的笔。

中风后，韩先生“记忆力无疑受了伤害。头脑中好像有许多暗影云集





徘徊”。右手指不上了，韩先生便试着用左手写作，“先是写一些文字，不成，但求端正着写吧，好像也写不好”，他“索性就慢慢儿写，管什么歪不歪、斜不斜的，也不怎么怕了”。

此时心境，如韩先生经常忆起的“山间云雾”。他写道：“峰回路转，忽有雾气袭来，弥天接地，使人茫然，惶然。”

六、晚年淡泊潇洒

韩先生很珍爱旧作，他在《遛弯儿》一书后记中说：“旧作重读，在我好像老友重逢；旧事重提，眼前又仿佛云开月朗，水清沙净。一时间，竟有些感谢当年的自己了。”

浏览韩先生已结集出版的作品，不由得慨叹命运的不可捉摸。自1991年至今，已过去近20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0年？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当时正迈向创作高峰的韩先生可能早已经成为散文界的翘楚人物。

韩先生散文奇巧构思、辞章圆润、文字精美、底蕴深邃，是新时期散文艺术美的实践者之一。客观地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对于标志散文艺术探索高度的韩少华散文，其闪烁的不可忽略的光芒无法回避。

韩先生于2010年4月7日凌晨因肺心病去世，享年75岁。

令人敬仰和爱戴的韩少华老师离开了我们，他那绚丽多彩的文学人生，呕心沥血热心扶植后人的高尚品德，儒雅潇洒的风貌，充满魅力的生动、精彩、引人入胜的授课声音和姿态等，也伴随着这位文坛巨星的离去永远消逝了，留给人们的则是深深的怀念！

京西名士李雅轩

□ 常 华

1919年春，龙烟铁矿公司（首钢前身）拟创办铁厂，选址京西石景山东麓，那里地势较高，地亩宽敞，依山傍水，基岩坚实，交通方便。

一、为建厂专程请教

龙烟公司督办陆宗舆为摸清地亩的产权，减少购地的阻力，特地会见了河北省议员李雅轩，互相寒暄后，陆说：“宗舆受龙烟股东之托，拟征用石景山前的那块土地建炼铁厂，你意下如何？我们人生地不熟，请多指点。”

李雅轩告诉他：石景山上有座娘娘庙，每年四月十五日的前后三天香火极盛，香客云集，数里长的香路上商贾设摊叫卖，有卖农具、布匹、玩具的，有卖吃食的，比比皆是，形成了每年一度的集贸市场。山上的戏台，请名角唱戏又是一种娱乐活动……所以，占地建厂，首先应考虑此项。

陆宗舆听后点头示意：“我们的厂址，在设计上让出庙宇香道就是！至于厂内中心地亩又是谁的产权？”

李雅轩接道：“这片土地早为庙里的香火地，由于寺内僧人经营不善，以很少的钱卖给了北辛安、磨石口、西坟等农户，最后因与薛伍——磨石口村的首富借贷，竟典给薛家，此家以高利贷盘剥导致贫户无力赎回，最后滚到了薛伍之手。至此，石景山前那块地亩十之六七都是他家的，甚至北辛安的三里长街，竟有四分之三的店铺房户都是他家的了。”

“此人道义如何？”陆宗舆又问。“他家的失地典当户或租地的佃农，说他是视地如命的人物。为人刻薄、狡黠，又依仗身为宛平县董事身份，欺人太甚！”



陆宗舆听后，大致了解了要占地的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有了主意。

二、来今雨轩“鸿门宴”

不几日，陆宗舆向李雅轩、薛伍、宛平县县长汤小秋、北辛安的村长何庆玉、石景山庙的住持僧意珠发出邀请，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宴请他们。

是日，受请者准时赴宴，依序而坐。堂倌上得好酒好菜，东道主陆宗舆举杯敬盏，道：“鄙人受徐世昌、段祺瑞等大股东之托，开发龙烟铁矿，拟在石景山前设炼铁厂，在征地中恳请在座各位帮忙支持，有什么要求咱们可边吃边说，以求助事有成！”

陆宗舆话落，宴会呈现死一般沉静。良久，那身披袈裟的意珠和尚，按捺不住说：“出家之人没有奢求，只要留点香火庙会之地，有碗粗茶淡饭足矣，阿弥陀佛！”陆听后道：“庙产、香道，皆会保留，不必担心，再请薛伍先生说说。”

这时的薛伍心乱如麻，思忖到数百亩耕地失去怎生得了，于是心怀鬼蜮地说：“建厂用地，我薛伍支持，但若在石景山南大荒的永定河畔建厂，岂不更好！那里水多、地广……”

陆宗舆听后，本来在同李雅轩攀谈中对薛伍的为人处世有所了解，看来只有给他来硬的了。于是瞪起眼睛打断了薛的话，说：“南大荒地，系蛤蟆坑，位处永定河冲积坡上，十年九涝，怎能建厂，如今建厂方案已定，一寸也不能移动。”薛伍碰了一鼻子灰，很是郁闷。

过了一会儿，他的鬼主意来了。只听他“唉哟”了一声道：“诸位仁兄，我肚子作痛，出去方便一下！”说罢便溜出门，径直回磨石口了。

三、建铁厂村民受益

再说薛伍回去后即大造舆论，挑动农户说什么“龙烟铁矿公司要无偿占地了，要把老百姓都赶到门头沟去。这还了得，我们要组织起来……”这样，众农户被推到第一线，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自然不甘示

弱。一个个奔走相告说：“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千万失去不得呀！”并议决组织起来加以抗衡！

于是，由磨石口北辛安镇的农民发起，联合山下村、庞村和西坟等数百家被占地的农民，三更而起，赶做干粮，星夜步行，到京城北洋军阀政府的“大理院”请愿上诉去了。

大理院在京城旧刑部街，是年（民国八年）一月正增设民事四庭。推事邬准为主任书记，童益贤为学习书记，他们在大门外接待了众农。当时，请愿人群占据了整整半条街。书记对代表等人进行了好生劝慰。并同陆宗舆通电话磋商最后回答说：“地要占，按上、中、下三等次论价，并提高一级，失去地亩的无生计之人，可到工厂做工。”

众村民不相信，认为是当局的缓兵之计，仍旧聚在街口不散。关键时刻，只得急速请李雅轩出马。2小时后，李先生赶到，苦口婆心地做大家的工作。他说：“在石景山建铁厂，今后附近的村民都会受益。地价要合理，有事好商量，无地的农户还可到工厂来做工，比种地更为有利。”众村农听了虽不完全高兴，但仔细想来也确有几分道理，终于打道回府。

四、最早用上电的村子

此后，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在石景山北麓建设电厂，在埋设通往京城输电的线杆时，须通过磨石口村地亩。当施工人员进行测量时，一伙村民手持菜刀棍棒，将施工人员赶走，不许在村地埋设电杆。此后，并在田头设岗放哨，致使输电京城受阻达半年之久，电灯公司无奈，只好控告在案。

此时，又是李雅轩从中调解并提出三条：①占地付钱；②支持和资助创办模式口村小学；③给村内安装电灯。华商电灯公司对此条件完全答应，事情又是圆满解决。

李先生还向村民详细解释道：“埋电线杆占地，我们向电厂要点地费，损坏的青苗也要他们照价赔偿。另外，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让电厂给村里安电灯，让大家都受益。”

1922年2月，电厂开始向京城输电。而磨石口村因此成为北京市最





早用上电的村子，同时村里还办起了小学，李雅轩亲任校长，使全村适龄儿童都有了上学的机会。还有一部分村民当上了电厂的工人，挣上了工资，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五、磨石口改模式口

李雅轩是土生土长的磨石口人，富有远见卓识，家里颇具资本，经营煤炭生意和饲养骆驼，在村里威信很高，被推举为河北省议员和永定河水利会会长。

1922年，身为议员的李雅轩上呈宛平县长汤小秋，呈请将历史悠久，又有电厂、铁厂、煤厂为依托的磨石口办成模范村，并建议将磨石口改名为“模式口”。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宛平县政府的批准，1923年春天，磨石口正式易名为模式口。

六、模式口李家祖宅

李家是当年模式口地区地位显赫的家族，69、70、71号连续三个院落都是李家的私宅。

李雅轩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是兄弟中最有远见的，头脑灵活。民国初年，他即在宣武门外开设煤场，资本颇丰。当时，他可将门头沟和房山坨里的煤直接用火车调到煤场，足见其实力。此外，他在模式口的家里还养有40多只骆驼，用于经营，是京西运输的大户。



李家大院山墙

1924年初，李雅轩赴上海开会，因过于劳累，肺病复发，病倒在旅馆。几天后，病情略有好转，即匆匆返京。后因咯血严重，不治身亡。时年38岁，葬于铸造村南（位于首钢铸造厂旁，20世纪50年代建起平房宿舍区，故名）。